

2403
LIPING WENSHI
ZILIAO XUANJI

黎平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黎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研究会编印

89
5

第五辑编辑小组成员名单

主 编：刘仁厚

责任编辑：张泽夏

编 辑：何信忠 黄满武 杨再超

王树枝 吴~~彦~~贤

校 对：何信忠 王树枝

目 录

- “九·一八”、“一·二八”和“七·七”事变
对黎平的影响……………陈锦章（1）
抗日战争中一次战斗的回忆……………
……………陈治安口述 张泽夏整理（5）
孟彦一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的见闻……………杨再刚 王克刚（15）
府城辛亥革命斗争拾零……………石文选（18）
伍氏文斐弟兄参加国民革命军
的经过……………吴培级 詹秀岳（26）
徐大银同志牺牲经过……………
……………门国祥口述 王锡年整理（32）
国民党黎平末任县长刘开铭
溃逃记……………石逢儒（38）
侦破化民事件和三省坡剿匪
的回忆……………石培文（44）
罗启疆在黎平……………朱法兰（55）

洪州司泰和保董曾宪圣发动

- 造林二、三事……………刘延富(62)
- 黎平城关幼儿园创建简史……………罗锦云(65)
- 民国时期的黎平县卫生院……………何信忠(70)
- 黎平消灭天花记实……………何信忠(76)
- 银朝麻风村……………何信忠(82)
- 黎平县电讯发展简况……………申正高(91)
- 五贵冲地名考……………黄承贞(96)
- 原永从县旧貌简介……………石丕云 詹秀岳(100)
- 中潮南门大桥……………吴培春(103)
- 归垒回龙桥……………王长远(107)
- 围鼓堂在黎平的演变……………刘相忠(109)
- 新洞“万古流传”碑刻……………王长远(113)
- 万以三知府德政碑……………王长远(116)
- 便引“款禁”碑……………王长远(120)
- 海团江出土古铜币
- 半冲出土古银饰……………刘延富(123)
- 顾云逵诗摘抄……………朱守益搜集(127)
- 编者絮语……………(132)

“九·一八”、“一·二八” 和“七·七”事变对黎平的影响

陈锦章

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声称南满铁路之长春柳河铁桥系我国军队所炸断，当即发兵攻陷沈阳，同时占领安东、长春等地，随后辽阳、锦县亦相继失守。后二年，吉林、黑龙江、热河诸省又先后沦陷。日本一面利用清末皇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一面进兵攻占滦河以西，席卷冀东，威胁平津。又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出兵上海，炮轰吴淞口，虽有十九路军蔡廷楷部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不久也相继沦陷。后因英国公使出面调停，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

日宣告停战,是月三十一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中、日华北停战协定》,我东北四省及上海仍沦入日本之手。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当时我在五县联立中学(设黎平)读书,学监何灿章,召集全校师生在学校礼堂开会,讲解日本军国主义无理凶暴和两次事件的始末,并帮助我们组成宣传队,写标语,做小旗,每人写一篇演讲稿交由语文老师审阅,每班择优录取五篇演讲稿作为上街演讲材料。上街游行时,每人手执小旗,旗上写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四省”、“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抵制日货”、“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上海滚出去”……等标语口号。与此同时,政府在东大街胡家祠堂(现东门老电影院)成立演讲所,由陈联辉任所长。每日晚饭后七点至九点,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和人民团体集中到讲演所去听讲演。内容以抗日救国为主和有关地方应兴应革的事情。参听人员每晚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通过宣传教育后,广大职员、师生

和群众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中国的最大敌人，一致表示今后不买日货，把日货燃毁。并要求政府扩充军备，改良武器，练好军队，准备报仇。

讲演所停办后不久，由教育局长吴宗炯、王明远二人主持，组织宣传队，采用扎故事的方式上街宣传，“故事”是黎平人最喜爱的。宣传队员每晚在中学教室内预讲，以“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提高工农地位”等内容，每隔二三天抬“故事”上街游行宣传为一次。通过这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效果很好，增强了国家民族观念和同仇敌忾的决心。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我离开了联立中学，在黎平城区第一高初两级小学当教员，国民党县长张止爰在纪念周会上说：“现黎平驻军一五六团已奉调北上抗日，后方治安要依靠大家共同维持……”。他同时提出，我们一方面扩充保警队组织，一方面要为全国皆兵作准备，训练壮丁，尤其是公务员要学会三头本

领（锄头、笔头和枪头），先把长衫脱掉，每天早上要受两小时的军事训练。各区联保主任、保甲长和壮丁也分期分批训练。当全国总动员和征兵令下达后，张止爰带领一个保警分队徒步巡全县各联保办公处进行访问和宣传，县政府一切公务由秘书任树森代行。他回来时有的绅士问他：“县长下乡不坐轿，徒步行几百里，感到辛苦没有”？他回答说：“国难当头，还坐轿子吗？我不是在做官，是在吃苦，也希望大家多吃苦”。听者均受感动。

他出巡到五区时，我已调到双江中心小学当校长，区长杨国参请张止爰吃饭时，金桌七个人，仅是四菜一汤，看来张止爰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我县曾做了一些工作。

抗日战争中一次战斗的回忆

陈治安 口述

张泽夏 整理

我是黎平城关人，住在文星楼孔子庙下坎右侧。1921年四川军校毕业后，便一直在军队中服役。现在我又回到了生我、育我的家乡来度晚年。但回顾一生来，对祖国、对桑梓均无贡献，实在愧见故人。现仅将我参加抗日战争的一个片断写出来，作为向父老、乡亲们的一個回報。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步步进逼。祖国的大好河山大片沦于敌手。

一九三九年，我任三十集团军四十四团副团长。三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师部传令兵送来了一项命令，叫我率领四十四团接换七十七师

在江西省武宁县东二十里，地名盘龙港的防务。本来任重才轻，我是应当推辞的，但想到抗击日寇匹夫有责，何况我又是一个现役军人，因此便把任务承担了下来。

阵地交接后，当即觉察到面积太宽，特别是以公路正面左翼靠九宫山、右翼傍修水河地段，尤感兵力单薄，形势甚为可虑。于是便向师长傅西屏打电话，请求于拂晓前能派出最少一个营的兵力作为预备队。师长手边本来尚有四十三和四十五两个主力团，但他怕溶掉自己的老本，一个兵员也不肯增加。虽然我已三番五次地苦苦求情，但师长仍然不为所动，实在令人万分焦急。因为战术进攻多在拂晓以前发动，所以我只好趁这间隙，又向友军——七十七师柳师长请求，希望他能留下部分兵力支援我们。但他的回答却是：“我们另有紧急任务，实在爱莫能助。”其实，他们本来尚在集结待命，只不过是想早一点全师溜走罢了。在当时那种互不关心，互不支援，甚至见死不救的风

气影响下，确实使人感到满园都是“空竹笋”，哪里去找一个“实心人”啊！至此，依靠外援的念头便已断绝。我们黎平有句土话说得好，“打铁全靠自己硬”。于是我便决心依靠本团这点实力来与日寇拼个死活了。我把第一营放在九宫山公路正面；第二营负责中线；第三营放在河边；主阵地是盘龙港。防务分完后，我手边只剩下十几支短枪作为预备队了。布置虽然就绪，但我仍不放心，又到前沿巡视了一遍，然后才带着满身尘土和汗水钻进了团指挥所。炊事兵见我一夜都在奔忙，没吃上饭，便杀了一只鸡来慰劳我。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接受他的盛意，前面的战斗便打响了，我急忙抛下筷子，匆匆地向前沿阵地奔去。

拂晓，日军疯狂的炮轰开始了。炮弹象一阵飓风似地呼啸而过，阵地上立即腾起了滚滚浓烟。炮弹不断地在空中嘶鸣着，有的落在我的周围爆炸。一些临时掩体被削平了；一些新修的工事倒塌了。炮弹掠过头顶，翻起的泥土、

石块不断落在我们的头上和身上。原来我们这个团有两个营是由“土匪”新招安来的，仅在湖南谷水镇训练了三个月就拉上了前线，俗话说：“新兵怕大炮”这话一点不假。但有什么办法呢？师长手中明明掌握着训练有素的老兵却闲置一旁，舍不得拿出来效力，硬是要用这些新兵去充数。

半小时以后，炮击停了下来，日军如潮水似地向我前沿发起了冲锋。只见士兵们好象从恶梦中突然醒过来的一样，当他们看到鬼子那种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神气，一个个热血沸腾，一种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大家都决心誓与敌人决一死战。于是我们的手榴弹象冰雹一样在敌群中开花、爆炸，接着我主阵地上机枪也开始发言了。特别是来自山区那些农民出身的弟兄，他们打惯了野猪、山羊，其中自然不乏好手，有的简直是弹无虚发。骄狂的敌人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在我军火力杀伤之下，只好丢下了数十具尸体，狼狈地退了下去。

我一面通知一营迅速将公路挖断，以阻滞敌军的前进，一面再向军部打电话，说明我团从河边到山脚的防线太长，而且以一个团接替一个师的防务，兵力实感不足，请求能派出部队给予支援。可是话未讲完，敌人又开始了更加猛烈的炮击，指挥所附近顿时升起了无数的烟柱，浓烟扑进了工事，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军部正在回答我：“无兵可派，尽力坚守……”电话线便给炮弹炸断了。从此，我们便和军、师等指挥机关失去了联系。

炮击尚未停歇，九架敌机从南昌方向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来了。我通过瞭望孔观察着，敌机丢下的炸弹就象一大群乌鸦飞堕在阵地上一样，并立刻掀起了冲天的烟尘，爆炸声接连传来，沉重的回声在山谷里滚动着，暴雨似的炸弹，几乎把脚下的土地抬了起来，整个大地，又好象在爆炸声中崩塌、下沉。

第一批飞机投完弹后，前沿传来了敌人冲锋时的呐喊声。阵地上黑糊糊的一片，象蚂蚁

一样直朝上拥。我们虽然仅有汉阳造、花力枪这一类的装备，武器自然远远不如敌人，但每个排也还是配有一挺捷克式机枪。我便把全团的三十来挺机枪全部集中起来，对准公路正面密集的敌群，猛烈地扫射。敌人没有预计到我们会这样的火力，伤亡惨重，鬼子成片地倒了下去。一营营长赖汝楫率领他亲自收编来的这个营的弟兄，跳出掩体，向溃退的敌人猛扑下去。敌人不得不在我阵地前沿丢下了百来具尸体，没死的都嚎叫着连滚带爬地往后逃命。

傍晚，我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阵地仍旧巍然地屹立着。我一面派出联络兵向师部继续求援，一面训令全体官兵，树立与阵地共存的决心。布置刚好结束，敌机又轮番扫射、俯冲投弹之后，竟丧心病狂地向我军施放了毒瓦斯和催泪弹。我们无防毒面具，敌人的这一手段对我威胁甚大。各营只好采取土办法，叫弟兄们都用军帽捂住鼻子，因为帽子

有汗水，可以减轻毒瓦斯的效力。敌乘我忙乱之际，又组织了冲锋队，向我阵地再度猛扑。虽然弟兄们忠勇有余，但终因兵力单薄，防线上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左翼三营阵地的一角，已被敌军突破。我一面接通一营电话，请汝辑兄支援；一面亲自率领团部仅有的十几支手枪从侧面向敌人杀去。幸好赖汝辑营长抽出支援的一个排，亦从右翼赶到，因此敌人反而落入了我两面夹击之下，只好仓惶逃跑。我们夺回了失去的阵地，也巩固了全团的防线。

太阳已收尽了它彤红的光线，夜幕徐徐地降临了。这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正当我们庆幸着暂时化险为夷的时候，想不到从南昌方向驶来了十多辆坦克，在这些“铁壳虫”的后面蜂拥着大队冲锋的步兵。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我军阵地猛扑了过来。这时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向我冲击。我走出指挥所，站在一个土包上

向前沿阵地观察。在望远镜里，敌人坦克上的炮火配合着后面的排炮向我主阵地疯狂的急袭，鬼子整营整连地向前冲锋，并从两翼迂回我们，对我们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态势。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接着左翼三营的阵地又再次被突破，结果只好被迫退入九宫山去了。

敌军官在后面挥舞着指挥刀督战，赶着羊群般的士兵，踏着阵地上狼籍的尸体，坦克首先越过了我们挖断的公路，步兵在优势火力掩护下居然冲上了我军阵地。密集的弹雨洒落在我指挥所附近，我们的正面防线终于被突破了；二营接着也垮了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收容了一、二两营残部向后转移。

深夜，我被总司令扣押。据说还要将我送到九战区军法处去会审。这时，王陵基总司令先传见了。他的脸色阴沉沉地，眉眼间埋伏着难测的风暴。

“老弟！”他终于开口了。“你们这个仗

是怎么打的？如果日本人继续跟进，不是就把我这个总司令捉去了吗？”

我惶恐极了，自知罪责难逃，但还是斗胆把我团兵力不足，以及多次汇报和请援的经过据实说了出来。我说：“尽管职部得不到上峰的支援，但还是与强大的敌人鏖战了一整天，并毙敌三百多名，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阵地方始失守……”我本来不想为自己开脱，可是全团官兵们的热血和汗水岂能白流？尽管有点夸功之嫌，但也顾不得了。

总司令在室内来回地踱着方步，对我的慷慨陈辞似乎还是很认真地听着。这时室内静极了，静得倒使人心里好生不安起来。隔了好一会，他才说：

“既然是已经多次作了请示、报告，那么我不怪你，但你得给我把第三营找回来。”

一时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总司令竟然对我开恩了。我如逢大赦，庆幸着又捡回了一条命。